

# 殷虛書契菁華小考 II

金 錫 準\*

## 〈目 次〉

一. 序 論

三. 考 釋

二. 圖 版

## 一. 序 論

殷虛書契菁華一書，成於民國三年（甲寅，西元一九一四）十月，見羅振玉的序言，他說：「子龔蒐集殷墟遺文，得甲骨逾萬，既拓其尤要者為殷墟書契，而函中所存最大之骨，常未拓墨，蓋骨質至脆，懼或損文字也。然又不忍使湮沒不傳，爰影照精印，並取往者拓墨所遺，脆弱易損者數十枚益之，顏之曰殷虛書契菁華；俾與前編並行焉。甲寅十日，上虞羅振玉書於東山寓舍之備廬。」由此序知悉羅氏所刊菁華可分二部份，其一是他所藏最大的牛胛骨，由於骨質至脆，害怕墨拓，以致損及文字，所以不用前篇墨拓的辦法，而改用「影照精印」；其二或由於「最大之骨」僅有八片，份量太少，不能成帙，因而又益以拓墨之遺脆弱易損者凡六十片，組成成書。是故菁華一書凡收甲骨六十八片，其

\*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研究生

中大骨八片之中有六片係得自羅振常涇陽訪古所得者，茲摘錄涇洛訪古記所載的文章如下，以資佐證。

「(宣統三年，二月)二十八日晴·昨日所得以小塊龜甲爲多，中大者少·然得二大塊(見殷虛書契菁華，第三頁及第五頁)，尙有一塊全文滿字而塗朱者，索價過昂，未能購定。……是日計所得龜骨已不少，而資斧將竭，其所餘僅可再收二日，恒軒謂余此次大塊不多，前僅得大塊一(書契菁華，第四頁)，然骨雖大而字少；昨得二片則骨大字多，然有破缺·終不如昨見塗採之大片·此片如京佑至必以善價將去，殊不能捨，不如以此二日之資，單購此片·余亦謂然·餐後，渠獨至小屯，留余在寓檢點包裹各物·並約如此片可得，明日即運此物北行，再携資來購買·不成，明續收一日·後日成行，匆匆遂去。……恒軒去二三時，欣然歸來，隨一土人提柳筐臥大骨片於中·恒軒出骨於筐，如捧圭璧，蓋即昨日議價未成者也(書契菁華，第一頁)·土人收資去·恒軒乃言：初雖增價，彼愈堅持·後告以余等將他往·可售則售，不可則已·匆匆欲行，有一老者，留其姑坐，而與其子及諸人密議，似欲買某姓之地，將以此爲地價者，良久，乃議決售之·此片有百餘字，數殷文字皆完全，爲骨片中所僅見·此家有此片已久·小屯人及估客多知之，待價而沽，不肯輕售，余等初至小屯時，即向索觀時，並無價，遂無可商·昨日忽出此，且有定價，即因欲購地之故，適逢其會，竟得成議，信乎物各有主也·彼之藏此，飢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；易而爲田，則取之無盡·爲計良得，而我亦得此壞寶，誠所謂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矣。」(卷上，頁十九～廿二)

羅振常又云：「(二月)十四日晴，早起檢昨日所得大小相錯，分別之；則大者，中者二百五十塊，小者一千零三十塊，爲到此收買最多之日·有數大片，有一片滿字，雖非全文，所缺不多(書契菁華，第二頁)，比骨片之王，猶多數字；彼稱王，此亦可稱公也·又一片，字不多，中間亦全文(書契菁華，第六頁)；又一大片，字雖少，然骨大無以倫比(圖錄第四十四)。」(卷上，頁卅四～卅五)由此採購之記錄·可以確信，菁華中之大骨「王」「公」諸片，均係羅振常親自在殷墟小屯所採購得之者，惟選入菁華之標準，除了骨大字多外，以不能墨拓

者爲限，如能墨拓，雖骨大字多亦不入選，此一原則，羅振常也曾說過，正足與羅振玉菁華之序前後相印證，他說：「(三月)初十日雨，早小屯人至，持來昨未成之二宗，重事磋商，久之，成其一宗，計大者，中者約百塊·最佳者僅二塊：一爲大骨片，無甚新字，然全文十餘段，一百數十字之多(此片書契菁華中未見，凡不勝拓墨者皆入菁華，此片咸可拓，故未列入歟?)；一爲極長之條，已泐爲二，然全文無缺，且多新字，可寶也。」(卷上，頁卅二~卅三)可惜的是依其原則，而此大骨未入菁華，以致迄今下落不明，而羅氏早已歸道山，不得起而問之，良可痛惜·至於羅振常購殷契之王(菁華第一頁)所費若干?今據陳振孫，殷契書錄所載：「羅氏介第振常，嘗語吾師陳保之先生云：其中最大之一片，渠在河南一土人手中得來，僅費十九銀幣耳，當日甲骨價值之廉如此。」(見甲骨年表頁卅二引)若此說可信，當年羅氏所購六片大骨所費不超過一百銀幣，真稱得上是「物美價廉」了。

殷虛書契菁華一書，其菁華之所在，當在前面八版大胛骨，誠屬殷墟中菁華之菁華，羅美君，曾這樣地說過：「家大人居東瀛時，擇殷墟中契文之最要者，爲殷虛書契菁華一書；又擇其器物之最要者，爲殷墟古器物圖錄，聲播藝苑，久已絕版·茲遍擇二書之尤要者，又補圖錄中未收者數事，合纂而成·頁數雖無多，乃殷墟中菁華之菁華，考古上肯綮之肯綮也。」(傳古別錄第二集，頁三下)它的價值不僅是它具有骨大字多，殷墟菁華中之菁華，而且有功於殷代史蹟之研究。所以關葆謙在傳古別錄第二集中會說過：「殷墟契文之出世者，以千萬計；小者才及數分，大者不過數寸，所列卜辭往往微若蠅頭，纖如毫髮，因刀劃文字不易肥大故也·其有長逾尺餘，字過百數，筆畫雄壯，與彝器款識相埒，如本集所載之胛骨二枚，誠屬不易多觀。且其所記，俱牧獵之事，有裨殷代史蹟者尤要·此文字可資研究者·四也。」(頁二下)至於對本書介紹最詳細的，要算是邵子風的甲骨書錄解題·他說：「殷虛書契菁華，上虞羅振玉撰，不分卷·計葉十一，甲寅十月，自序於東山寓舍之備廬·民三，景原片精印本，富晉重印本，是書輯錄體例，一仍前編之舊·凡羅氏舊藏精品，骨質脆弱，未能拓墨者，行攝影，纂爲是編·全書存物無多，而影印頗精·原片模契刻，泰稷不爽，恍然如見故物，甚可費也·最大之骨，計存八品，皆記事之文，碎小之片，計

#### 4 中國文學 研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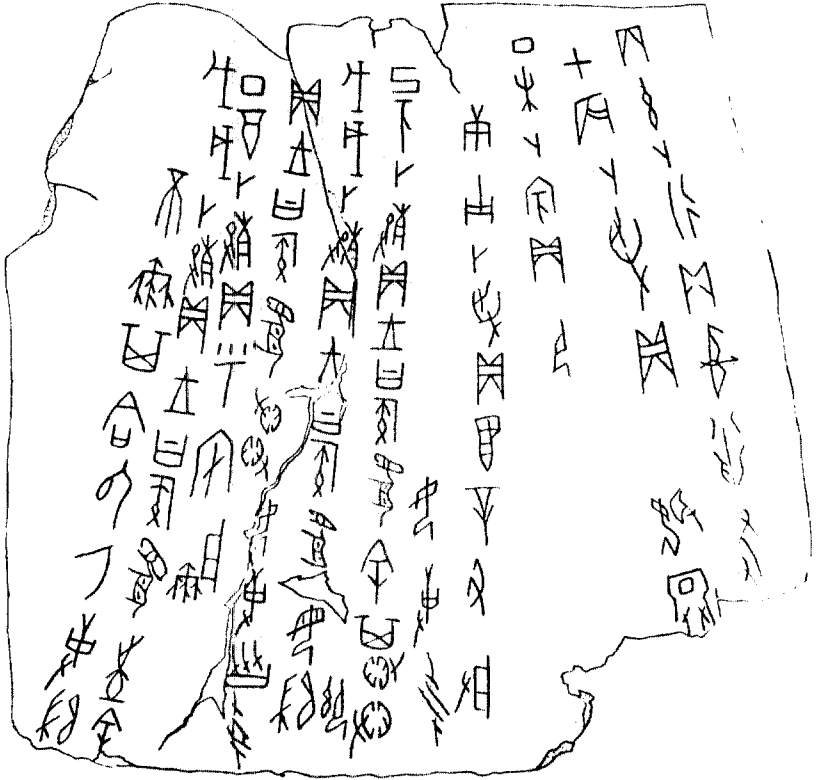
凡六十，所契文字，雖細如秋米，亦明晰可讀。其優於墨本，固已遠甚。惟據孫君云：其著錄之片，與前、後編各重一品，至翻印之本，則各葉次第頗倒亂。是書著錄文字，雖未及前編之富，而景寫輯纂之精，略當前，後編相伯仲，合前，後編而為三，詢殷契著錄中精審之作。錄六十有八低。」（頁七六～七七）董作賓說：「（一九一四年）十月（陰），羅振玉復影照精印其所藏最大之肩胛骨，未經拓墨者，為殷虛書契菁華一卷。其骨大者徑尺，字大者七八分，小者不及黍米。」（甲骨年表，頁卅二）嚴氏一萍，在「甲骨學」上册也提出他的看法，他說：「殷虛書契菁華，羅振玉編，民國三年甲寅（西元一九一四）出版，原片照相珂羅版印。……此書前面八版為牛胛骨四塊，大字塗朱，正反兩面，其一、二、三、四兩版曾有拓本，發表在羅君美編印的傳古別錄第一冊中。拓本三較菁華之照相為完全，上面保留原骨之邊緣，故多刻辭八字。圖四拓本下面，邊緣未印全，較菁華少一『河』字，而最上邊之『玁』字亦看不出。至於菁華後面所加『數十枚』甲骨，大多為文武丁時代卜辭，字少，雖用照相印刷，亦多難辨。」（頁三一五）本師吳仲寶也說：「民國三年（西元一九一四），又照片影印殷虛書契菁華一卷，……按：其中有徑尺之大肩胛骨，缺點是小片模糊幾不可辨識。」（甲骨學導論，頁十二）

二、圖 版

影本



幕 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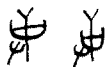




## 釋 文

1. 丁酉卜殼貞：乎凶<sup>𠄎</sup>𠄎
2. 戊戌卜殼貞：王曰疾虎<sup>𠄎</sup>(往)余不<sup>𠄎</sup>其合氏乃史歸
3. 戊戌卜殼貞：王曰疾虎<sup>𠄎</sup>母(母)歸貞王曰疾虎<sup>𠄎</sup>貴女史協受□
4. 己亥卜殼貞：王曰疾虎余其<sup>𠄎</sup>女史受
5. 庚子卜爭貞：翼辛丑<sup>𠄎</sup>？
6. 甲辰卜爭貞：媿冥□
7. 丙午卜辰貞：射弁獲□
8. 丁未卜旁貞<sup>𠄎</sup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## 三. 考 釋



1. 王國維曰：「其字古文篆文並作<sup>𠄎</sup>，从<sup>中</sup>。案古文中正之字作<sup>𠄎</sup><sup>𠄎</sup><sup>𠄎</sup><sup>𠄎</sup>諸形，而伯仲之仲作<sup>𠄎</sup>，無作<sup>𠄎</sup>者，唯篆文始作<sup>中</sup>，且中正無形之物，德非可手持，然則史所从之中，果何物乎？吳氏大澂曰：『史象手執簡形』，然<sup>中</sup>與簡形殊不類。江氏永周禮疑義舉要云：『凡官府簿書謂之中，故諸官言治中受中，小司寇『斷庶氏獄訟之中』，皆謂簿書，猶今之案卷也。此中字之本義，故掌文書者謂之史，其字从又从中，又者，右手，以手持簿書也。史字，事字皆有中字，天有司中星，後世有治中之官，皆取此義。』……是中者，盛筭之器也。……余疑中作獸者，乃周末彌文之制，其初與如<sup>𠄎</sup>形，而於<sup>中</sup>之上橫鑿空以立筭，達於下橫，其中央一直，乃所以持之，且可建之於他器者也。……史之本義，為持書之人，引申而為大官及庶官之稱，又引申而為職事之稱。其後，三者各需專字，於是史，吏，事三字於小篆中截然有別，持書者謂之史，職事音謂之事。此蓋出於秦漢之際，而詩，書之文，尚不甚區別，由上文所徵引者知之矣。（觀堂集林·卷六·釋史·頁一～六）
2. 羅振玉曰：「吳中丞曰『象手執簡形』，古文中作<sup>𠄎</sup>，無作<sup>中</sup>者，案吳說是也。江先生永周禮疑義舉要曰……（按：文類，說見前王氏引文，此不贅引）



















……其言視吳尤詳密，可正許君中正之說之失。」(增考·中·頁十九下)






3. 郭沫若曰：「『卿史，羅振玉釋爲卿士·令案『其令卿史』，猶大雅常武『赫𠄎明𠄎，王命卿士』矣。」(卜通·頁三七)
4. 陳夢家曰：「史爲田獵之網，而網上出干者，搏取獸物之具也。史事通事作 ， 即干也·古者祭祀用牲，故掌祭祀之史，即搏獸之吏，卜辭有鬯字，即逐也·从吏，所以捕之之具·又史或作 ，象建於於史上，古者干戈多建於，故知史與干戈舉等爲同類之物矣。」(考古五期·史字新釋·頁七~十二)
5. 馬叙倫曰：「他(按：指王國維)對於史字，就不曉得是聿字的到寫·聿字並不是筆字的初文，實在就是書字的初文，他卻仍就以爲史字『從又持中』，不過他所說的中，不是上中下的中字罷了·就是他說史吏事是一個字，也是有對有不對·至於他說中字，他曉得引用到儀禮鄉射禮裏的『虎中』『兕中』『鹿中』，但是他不能很明白說明中字的構造。」(馬氏論文集·頁一六九)
- 又曰：「中是册字的另外一種寫法，金文裏有寫做  的，所以傳寫誤變做上中下的中了·可是，史字裏的  是筆，從  持中，是會記事的意思(同上·頁二〇〇) 又曰：「其實史字是拿筆向對面寫的樣子，聿是向下面寫的樣子，並非兩字·……聿字裡的 ，便是最初的筆字，本來象筆的形狀造的 ，變作 ，又變做 ，便不像形了，因爲筆是寫字的，所以便把寫字也叫做聿，後來反把  字掉了·大概因爲變做  後，或寫做 ，和中字相混了，所以把聿字來代  字·聿，史既是一字，所以書字便是史的轉注字。」(同上·十二頁)
6. 李孝定曰：「陳氏謂史象田網，甲文象網之字，均作  或 ·史字卜辭多見，無一从此作者，僅據一  字，即謂史爲田網，未免以偏概全·……王氏釋史一文，貫穿群籍，立論精當，於史字在經籍及古器銘文中所有之含義闡述徵引，殊多創獲，誠爲不易之論·惟謂史字所从之  爲盛筭之器，則不能令人無疑·蓋凡所稱引悉皆周制，未可以證造字之本義·且誠如王說，則卜辭所見諸史字應有作  若  者矣，而實未一見，此實與象形文字之常例不合·馬氏舉聿字作 ，或作 ，以證史象手執筆形，其說雖無確證，較之王說實爲近理·據王氏所考史之職事爲藏書，作書，讀書，此爲後世之制度，其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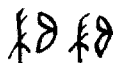
殆祇是主記事者之專名，故以手執筆形之文以會其意。許書說解，猶存初義也。」（集釋·頁九六八～九）









錫準按：李氏從馬氏說，考甲文有从聿之字，如：



- ▲ 聿，从口从聿，作（存下七二四）（甲骨文編二·十一）
- ▲ 律，从彳 从聿，作（京都二·〇三三）（甲骨文編·二·廿五下）
- ▲ 聿，作（乙·八四·六），（乙·七九〇〇），（續二六五）（同上·三一九下）
- ▲ 聿，从衣从聿作（甲一三〇三），（京津四三六〇），（後二·三八·五）（同上·八九下）
- ▲ 聿，从火聿省作（前·五·三三·一）（同上·一〇·八下）
- ▲ 聿，从水从聿作（前二·二八·八），（林二·二〇·九），（坊間四·一一五）（同上·十一·六）


等是其例。凡以上聿字及从聿之字，都無一作形者，均作。若形耳。由此可謂馬氏「是筆」，「其實史字是拿筆向對面寫的樣子，聿是向下面的樣子」的說法純出臆說而無實據。









史所从之，絕非如許氏所說，因中如許說是「內也」，則抽象義如可持。若謂為旗之中，則持中旗亦無「記事」之義。是形不可確知，綜合言之，可謂象手執筆和簡冊之形。或以為史者，乃蛇足之說，諸形皆係史字。考史乃掌書之官，殷商以前大小官名及職事之名，多由史出（本王國維觀堂集林之說），其後字多事專，隨由史字孳乳而為事字，史字，使字，於此係方名。












1. 羅振玉曰：「此省止，與謀田鼎，歸鋒敵同，或又省自。」（增考·中·頁六四下）
2. 王國維曰：「案殷墟卜辭及謀田鼎，益公敦皆作歸，存自省止，此（按：存止省止。」（史籀篇疏證·遺書冊五·頁二〇七八）
3. 葉玉森曰：「並从聿从止，囊孳釋隸，从束，象植兵于架，表師次不用兵意，茲更从止，蓋謂師已歸止，故植兵于架，表師還意，當即初文。歸字小篆从自从止，猶協古韻。形與近，後乃為，復誤省

















作, 乃通假爲歸, 字轉罕見。」

4. 郭沫若曰：「歸當即後之夔國，其故地在今湖北 秭歸縣境，水經江水注于『又過秭歸縣之南』下云：『縣故歸鄉，地理志曰：『歸子國也』，樂緯曰：『昔歸典叶聲律』，宋忠曰：『歸即夔』，歸鄉蓋即夔鄉矣。古楚之媯嗣有態摯者，以廢疾不立而居于夔，爲楚附庸，後王命爲夔子。春秋僖公二十六年，楚以其不祀，滅之者也。』金文有歸伯毀，銘稱其先生輔翼文武，有席于大命。足證歸國實自殷代以來所舊有矣。」（粹考·頁一五二）

李孝定曰：「契文歸作, 則是夔婦不省，以自爲聲，許訓殆其古誼，葉說失之。本訓女嫁，假以爲歸還字，契文歸或訓還，或爲方國之名。金文大抵夔婦自聲，與契文同。貉子夔，當是夔變，或从，或从，無單从止者，，，止，本通用無別，是小篆所本，歸父盤从乃譌變也。」（集釋·頁四五八～五九）

錫準按：諸說皆非。說文云：「，女嫁也。从止从婦省，卓聲。，籀文省。」（二上·頁八）仲寶師以爲字當從省追聲。其義當爲追侵師還歸本地也。許氏訓「女嫁也」，乃其引申義。考歸之構形：甲文作, 隸定爲歸。說文所收籀文作。又金文作, 隸定則爲, 从，从止相通。是金文正从追，从, 甲文作歸，是省追下之止，籀文作歸，是省追上之自。其致誤乃源於許氏不知自乃師之初文，而誤爲都回切。



1. 葉玉森曰：「按字，金文亦數見，其字从从日，說文無之。惟部有協字，古文作，卜辭亦作，从三十，从日，疑即叶，叶所由省變，篆从爲，又誤繁一十字於左，協之本字作或。說文：『協，眾之和也』，方言：『協，合也』，又說：『裕，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。』詩離箋：『裕，合也。』是協裕古文聲誼並通，殷祭之，當即周之裕祭也。」（前釋·卷一·十八葉上）
2. 徐中舒曰：「此字从三力，或从口从聲，當讀爲，屬來母，金文亦从口作，己酉方丁子角申辰，此爲殷代祭名，其義相與協同，蓋即大合祭之裕、協有合力之意，古本與合相通。」（耒耜考）













3. 郭氏曰：「上似从<sup>𠂔</sup>，下从<sup>𠂔</sup>，與出之作<sup>𠂔</sup>者同，蓋盛物之器，或說从口，或說从<sup>𠂔</sup>，均非也。」（見朱芳圃《甲骨學文字編·補遺·二三葉上引》）
4. 董作賓曰：「營祭之營，卜辭中以為協合字，在祭祀來名中，亦當為協合之義，蓋此種營祭，在最後舉行，或同時聯合他種祀典一並舉行之也。」（見殷曆譜·上編·卷三·第十五葉下）






錫準按：說文：「<sup>𠂔</sup>，同力也。从三力。山海經曰：『惟號之山，其風若<sup>𠂔</sup>。』」（十三下·頁五五）又：「<sup>𠂔</sup>，穀之同和也。从<sup>𠂔</sup>从十·<sup>叶</sup>，古文協，从口十·<sup>叶</sup>，叶或从<sup>𠂔</sup>。」（全上）契文<sup>𠂔</sup>字作<sup>𠂔</sup>，若<sup>𠂔</sup>形，或象三耒並耕以會同力，同和之義，或从<sup>𠂔</sup>从<sup>𠂔</sup>，也是會同力同和之義。三形都是會意字，卜辭用作祭名類似周的禘祭。所謂「禘」者，「皆指謂合集多位先祖於一祭之事」（春秋吉禮考辨·頁一二一）



1. 羅振玉曰：「說文解字『余，語之舒也，从八，含省聲。』孟鼎作<sup>𠂔</sup>，與此同。」（增考·中·頁七一）
2. 葉玉森曰：「<sup>𠂔</sup>上从口，下从手，以手指口為余，猶手指鼻為自也。余引申為舒，為徐。余予古今字。」（說契·頁六）
3. 王國維曰：「按<sup>𠂔</sup>為余之古文，說文余从八舍省聲，非。」（甲骨學文字編·二·一下引）
4. 容庚曰：「<sup>𠂔</sup>為余之古文，余字从此。說文余从八舍省聲，非。」（金文編·二·四下）
5. 李孝定曰：「契文上似从<sup>𠂔</sup>許訓集，下似从<sup>𠂔</sup>，或从木，其義不詳。而于卜辭則用為余我字，契文無从八者，許書以為从八舍省聲，非。」（集釋·頁二七八）
6. 郭沫若曰：「其在金文，器屬於西周者作<sup>𠂔</sup>，屬於東周音始从八作余。……余實即琖之古文矣。古者諸侯之圭均刻上，左右各寸半，有纁籍，中有玄纁之絢組以為繫（據聘禮），<sup>𠂔</sup>之上端即刻上之形，中之橫枝或上仰，或下屈者即所繫之絢組，其从八作者，示有纁籍也。」（金文叢花·頁二五二～三）
7. 吳其昌曰：「余字之亦確為矢鏃形所變化者。」（武大文哲季刊·卷六·一期）

· 頁一九五～八· 金文名象疏證· 兵器編)

8. 高鴻緝曰：「舍今有二義：一爲茅舍，名詞：一爲施舍，動詞· 茅舍之舍，原作，从从（屋極之象形文），會，或作，从从，會意，皆謂草木房舍也。」（中國字例· 五篇· 頁一五一）又曰：「，茅舍之本字，从从會意（同艸；，屋宇也，象形，音集。」（散盤集釋· 頁六一）
9. 聞一多曰：「竊謂余之本義當指畚刀，元稹酬樂天得微之詩知通州事因成四首詩曰：田仰畚刀少用牛· 古未有犁時，以刀耕，其刀即余也，以畚耕田謂之畚，故畚田之刀謂之畚刀。」（聞一多全集二· 頁五五九～六二· 釋余）
10. 張日昇曰：「聞氏以爲畚刀之象形，其說近是· 然尙有一疑未能決者，即畚刀柄上之橫畫，愚亦曾假設余爲農具，用以起土，柄上橫畫乃所以踏脚施力者，然此橫畫除畚鼎作外，餘皆兩端微斜上向，甲骨文亦同，如此則不能施脚力，故至今未能定也。」（金文詁林· 頁五十二～三）

錫準按：前引高· 吳，郭之說，張日昇已駁之；張氏又從聞說，唯不能自圓其說，所以「至今未能定也」，至於聞說從引淮南，集韻· 周頌· 元稹詩· 易无妄六二童過注等資料，加以傳會想像而得者，既不合字形，又不諳辭例，實屬牽強· 考「舍」，「余」，「舍」三字本是一系之古今字，高氏說解字形容有未安，然則他解析字形的方向無疑是極正確的，古文字中的若「余」字，實即象中國古代先民居住用的房舍，一半或一大半沒在地平線下，地上部分則支撐以木柱，再蓋上屋頂之形· 字之作形者非許書訓集之，而是象屋頂形，若者，非艸木之艸，而象木柱支撐屋頂之形· 古人穴居，於典籍可以證明：

▲ 周易繫辭下：「上古穴居而野處。」（周易王韓注本· 卷八· 頁三）

▲ 詩大雅縣：「古公亶父，陶復陶穴，未有家室。」鄭箋：「復音，復於土上，鑿地曰穴，皆如陶然。」（毛詩鄭箋· 卷一六· 頁五）

▲ 禮記禮運篇：「昔者先王未有宮室，冬則居營窟。」（注疏本· 卷二一· 頁十一）

關於史前先民穴居，考古資料亦可以佐證，黎東方博士說：「較早的中國房屋，是圓形的，一半或一大半在地平線下，地上的部份，撐起木柱，加上屋頂· 這便是所謂的『穴居』」（細說史前中國· 頁一二九）

綜合上述二證，可以知道「余」字之初形本義，爲象初民半穴屋之房舍形，上象屋頂，中象木柱及其支架；至於「舍」字，則其下之「口」，非所以言食的「口」，而是象其穴形了。「余」於卜辭有二義：其一作方名用，其一乃「余一人之稱」。

### ▲ 參 考 書 目

- 殷虛書契善華 羅振玉 日本東大東洋文化研究所初印藏本
- 殷虛書契善華 羅振玉 富晉重印本(史語所，台大藏本)
- 傳古別錄第二集 羅美君 商務
- 甲骨年表 董作賓·胡厚宣 藝文
- 續甲骨年表 董作賓 黃然偉 藝文
- 甲骨學導論 吳師仲寶 文史哲
- 鐵雲藏龜 羅振玉 藝文
- 甲骨文編 孫海波 藝文
- 甲骨文字集釋一~八册 李孝定 中研院史語所
- 殷契粹編考釋 郭沫若 大通
- 增訂殷墟書契考釋 羅振玉 藝文
- 殷曆譜 董作賓 中研院史語所
- 卜辭通纂 郭沫若 朋友書店
- 觀堂集林 王國維 世界
- 史籀篇疏證 王國維 遺書冊五 商務本
- 春秋吉禮考釋 周師一田 嘉新
- 說契 葉玉森 香港
- 金文編 容庚 睽貫
- 金文叢攷 郭沫若 明倫
- 聞一多全集，聞一多 史語所本
- 細說史前中國 黎東方 仙人掌